



女相

NVXIANG
RUOQIN

若钦



“二心之臣” 步步为谋
“运气皇帝” 步步为筹

他以相位为引，以江山为线，
用心筑起一座城池，将她一生捧在最中央。



女

NVXIANG
RUOQIN

相

若
欽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女相若钦 / 连翘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650-9

I. ①女… II. ①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0396 号

书 名 女相若钦
作 者 连 翘
出版统筹 黄小初 周亚林
选题策划 朱静静
特约编辑 陈晓玲
责任编辑 姚 丽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90×980毫米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650-9
定 价 26.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楔子	001
----	-----

第一章 陛下对我有意思	003
-------------	-----

第二章 臣福薄，经不起刺激	019
---------------	-----

第三章 奸臣果然不好当	035
-------------	-----

第四章 臣有罪，臣人品不太行	051
----------------	-----

第五章 枉担以色侍君的恶名	071
---------------	-----

第六章 夜宿宫中是宠臣应有的待遇	083
------------------	-----

第七章 《大岐难嫁户》的榜单	099
----------------	-----

第八章	一骑绝尘送情书	115
-----	---------	-----

第九章	好，臣愿意侍寝	135
-----	---------	-----

第十章	你说你喜欢我，我就信了	155
-----	-------------	-----

第十一章	我绝对是有病，无药可医	171
------	-------------	-----

第十二章	最坏不过马革裹尸还	189
------	-----------	-----

第十三章	大岐历史上唯一的女相	207
------	------------	-----

第十四章	为你补上洞房花烛	223
------	----------	-----

第十五章	我爱他，早已没了二心	237
------	------------	-----

楔 子

“你长得可真好看，可许了人家？”

他对我的一句调笑，就换得我的矢志不渝、肝脑涂地，更不惜以身犯险，弑君谋逆，为他争得天下。

我很傻，这我是知道的。

但我不知道的是，事成之后，高高在上的昔日王爷如今帝王，竟会赐我毒酒一杯。

第一章 陛下对我有意思

我是个文臣，但我除了文绉绉的事儿不干之外，什么都干。吃喝玩乐，快意恩仇，这就是我的基本日常。噢对了，我最近还有一个日常，那就是每日早起人五人六儿地上朝，然后站在群臣中，偷看一个人。我能用一百单八种不同的眼神含义看那个人，但那个人却从来不看，他即使跟我说话，也是侧头观景听风，视线并不定格在我脸上，仿佛……和我叙话那是非常掉价的事情。

“祺大人，不知末将可有得罪？”下朝后，顾常终于走过来跟我讲话。

都是同僚，他官从二品，圣上亲封的锤城大将军，以往一直在外跟随晟王征战，近日回朝，带着许多前线的战况与陛下禀报。他能称我一声“大人”，那纯属是客气。

但我这人向来是拿客气当脾气用的，我干干一笑讽刺道：“恒远兄这么严谨作甚，难道是瞧不起我区区一介女官？也是，现如今女官的威望，与从前相比确实差得不是一星半点。以我为首，每日都要被那些同僚横挑鼻子竖挑眼的，甚至连常年在外的顾将军此次回京，都不愿与我多说上一句话。啧啧，我这命啊，可要苦死了。”

顾常，字恒远，我连他表字都道出来了，就不信他还能视我不见。果然，

他面露异色，似要妥协：“祺大人言重了。”

本来我一个小小的四品文臣实在是没资格跟劳苦功高的大将军套近乎，可我需要顾常，需要从他嘴里得到那个人的消息，我耗费了这么些天的犀利眼神才终于让他自投罗网，主动与我说话。

“祺大人到底有何要事？”顾常的身子挺得笔直，能看出是多年从军的习惯，但他的样貌和气场却很文雅，要是换身衣服，比那些闲云野鹤的公子不知要高出多少个段位去。

我舔舔嘴唇，在随意中切入正题：“其实……下官一直偷看将军，是觉得将军日夜兼程匆匆回来，委实辛苦，可好在将军叱咤沙场数年，却依然不减当年眉清目秀文质彬彬的气质啊，啊对了，北疆那边，战事如何？”

上朝的时候他虽然也向皇帝禀报了大体战情，可却对王爷的事只字未提，害得我不得不私下追问。也许是后几个字咬得太过紧张，转折又忒干涩，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我猜他一定是发现了我的齷齪心理，不然也不会专挑我想听的说。

“我军死伤逾千，王爷并未伤一丝一毫，祺大人不必过于担心。”

顾常面色如常地对我说了这句话，可他加了重音在“过于”二字头上，我嘻嘻一笑：“哎哟，这……恒远兄此话怎讲啊？虽然人人都知道我祺缪仰慕王爷，但你这样说出来我也会不好意思的嘛，毕竟人家是女孩子。”

顾常没说话，我也顿了顿：“啊，难道恒远兄觉得我太过于儿女情长，就特别特别地瞧不起？”

“没有的事，祺大人真性情，只是……”

我立刻打断，顺杆快爬：“既然不是瞧不起我，那今晚我设宴，一起来喝酒啊？”

顾常像是犹豫了好一会儿，这才点头：“……好，那就叨扰了。”

“哪里哪里，恒远兄愿意来，那我府上真是长了大脸了，回去我就让家仆放些炮仗庆祝。”

“祺大人说笑了。”

我拍拍他的肩，就跟认识了八百年一样：“那晚上我等你啊！”

顾常眉清目秀彬彬有礼，我表情夸张吊儿郎当，他不像武将，我不似文臣，我和他职位设定都有些混乱，我想，可能是皇位上坐着的那人，本来脑子就很混乱。

我刚和顾常分开，夏公公就朝我走过来：“祺大人，陛下在嘉文殿等你。”

“呃……我知道了。”

傅荆怀找我，十有八九不是好事，要么就是闲得无聊没事找事。我磨磨叽叽绕了大半个皇宫，才到达嘉文殿。这里是专供皇帝游乐的大殿，本朝皇帝经常在这里干一些身为帝王决不能干的事儿，譬如现在他正半敞胸怀，半眯着眼，摆出了一个贵妃卧榻的姿势让一个波斯男人给他画画像。对于我来说，这已经不属于“帝王不能干的事儿”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未婚配的异性面前敞胸露怀最次都已经能够上升为“不是人干的事儿”上面了。

看到我进来，傅荆怀从鼻腔里发声：“祺爱卿呀，朕听说你最近和顾常走得很近哟。”

他嘴里的那个“听说”“最近”，也不过就是被眼线转播了一下一炷香之前关于我的黑暗实况而已。我微微颌首，脸蛋滚烫，假意惊恐，作势要跪：“陛下果然消息灵通，微臣知罪了。”

傅荆怀正要起身扶我，那波斯画师却一手握画笔，一手摇了摇，说了一串叽里咕噜让我听不懂的话。

“噢，他是让朕不要动，那朕继续躺，你也别跪了，在朕面前不必多礼。”他边说边摆出了一个更流氓的姿势——大腿比方才多岔开了半公分！我浑身一个激灵，瞬间低下头！

“那爱卿你说说，你到底何罪之有啊？”

虽然傅荆怀还穿着裤子，但是非常有碍观瞻，我只能盯着自己的鞋面并且

用着一点也不恭敬的语气说着恭敬的词：“臣罪在，明知道圣上不喜欢臣子拉帮结党，还硬要跑去和顾将军讲话。”

傅荆怀非常无耻地问出他明明已经知道了答案的问题：“啊，那爱卿就和朕说说，你跑去问顾常什么了？”

我不明白，让我重复一遍真的很有意思吗？我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说道：“臣就是去问问晟王是否安好，毕竟臣未入仕前曾做过王爷的伴读，有情谊在的。”

“那也叫有情谊在？人家一万个冷屁股也不能冰镇你的热脸，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所有人眼里，我曾是王爷的人，只是数年前突生变故，王爷与我恩断义绝，他被圣上像丢包袱一样丢去了战场，而我安安静静地考科举，入朝为官，与他再无情况。傅荆怀问我怎么回事，那我只能回答道：“也许是脸皮比常人厚的缘故吧……”

他的长发散在床上，躺得正爽呢，被我一句话气起来了：“祺缪，你一天天地给自己招这么多事儿，不觉得累吗？”

“臣知罪。”我刚抬头就又羞愧地低下头，“啊那个……陛下，你裤子快掉了，提一提吧……”

恰巧波斯画师画好了，傅荆怀边提裤子边走过去观赏，嘴里却嘟囔着：“找一个女子当伴读，这不是成心出事儿呢么，也不知道七哥是怎么想的。”

他的自言自语我本不应该搭腔，可是我不能允许别人把云卿想得那么龌龊，我插嘴道：“陛下，臣自当年做王爷的伴读以来，可从未出过什么事！”

“啊？”我语气里的坚定把傅荆怀都吓了一跳，他反应过来冷哼一声：“那你是不是该检讨一下自己啊，连让男人出事儿的这点魅力都没有？”

斗嘴斗不过皇帝是正常的，我认输：“……这么一说，的确是让人难以反驳。臣应该检讨了。”

傅荆怀瞪我一眼：“行了，朕此刻不见朝臣，你要是不好好说话就给朕滚

出去，听见没有？”

说得好像我不是朝臣一样，我颌首：“知道了。”

“这就对了，来小缪，端着这杯酒，再拿着这个琵琶，”傅荆怀极其有兴致的吆喝我，“过来让画师也给你画个‘葡萄美酒夜光杯，犹抱琵琶半遮面’为主题的画像。”

“他听得懂我们这话吗？”我本来不想问这个的，我还有更重要的话如鲠在喉不得不说，可思维却不知怎么回事，突然被代入到这荒谬境地了。

傅荆怀却一脸无所谓：“画完了朕再题个字，左右都脱不了主题，因为根本就没人能质疑朕会脱题，爱卿你说是不是？”

“是……啊不是，”我终于反应过来是哪里不对，于是冒死进谏，“陛下，和一个女官在嘉文殿吹风饮酒弹曲作画，这着实不妥，别人可该要传闲话了呀！御史台说不定已经在准备折子参我了！”

“那你准备在府上宴请顾常，与他吹风饮酒就不怕人传闲话？你的结党行为，就不怕被御史台弹劾？”

果然什么都逃不出他的情报网，连我吃喝拉撒睡都要防，我一脸无语，还有点小紧张。兴许是因为皇帝的语气颇为认真且严肃。我僵着面皮努力解释道：“呃……其实……臣只是想……”

可转眼间傅荆怀打断我，“好了下去吧，朕逗你玩儿呢，你这吃里扒外的小王八蛋。朕要是跟你动真格的，你就奔着英年早逝去吧。”

我：“……”

傅荆怀又道：“这波斯画师贵着呢，既然你不想入画，正好替朕省了钱。”

我垂眸行礼：“臣告退。”

可刚行完礼一抬头，我就看见傅荆怀开始脱衣服了，他边脱还边自言自语道：“啊，这回要是画个贵妃出浴不知道好不好呢……”

简直是惊心动魄，我回家要洗洗眼睛。不过话说皇帝的身材倒还是不错的，要胸肌有胸肌要腹肌有腹肌……吓吓，我在乱想什么呢！

也正是因为大岐的第一十六代皇帝傅荆怀做事从来不追寻常理，因此才有我们女官入仕，自然，女将挂帅上战场的事情也是时有发生。

“小祺，我想死你了！”扑过来震得我后退一步仍被一把紧紧抱住的女人，正是我的好友陈鸢喜，未降职之前也是一枚小将军。

我推开她，不禁抱怨：“咳，你的铠甲硌得我太疼了，我说，你就不能穿点正常的女装来赴宴吗？”

鸢喜煞有其事地跟我道：“小祺你不知道，如今这世道真是叫人遍体生寒，我树敌太多，自从被降为副将以后，所有人都想整我，我得提防着各种明枪暗箭，有时候连睡觉都不想脱。”

“哦，怪不得没有男人想跟你睡觉。”

“你不也一样么？还好意思说我。”

互相攻击完，我们俩人一阵沉默。在这个时代，适龄未婚女青年嫁不出去的原因只能有两个：一是女官；二是武将。我俩不幸双双上榜，真是叫人忧伤。

陈鸢喜自顾自地给自己找东西吃，还妄想喝我那坛专门用来行贿的女儿红，不过被我打了手。她拨着花生往自己嘴里撂，就这，嘴巴还有空余的位置聊八卦：“哎，我听说你今天下朝的时候被皇帝召幸了。”

我噙着瓜子眼皮都不抬：“你怎么不去死一死？”

鸢喜说：“好歹朋友一场，我要死也得死到你后面，毕竟我还要为你哭丧呢。”

我真是败给她了：“我用得着你来哭？”

“诶，别小瞧我，我可会沧桑、柔情、小清新等多种哭法，可单选也可全选，别的人谁能胜过我？”

“你现在在倒霉期，得忌言啊。”

鸢喜握拳砸桌：“年轻人，现在倒霉算什么，以后我……”

我打断道：“以后倒霉的日子还多着呢。”

“什么呀！我是说以后有的是机会行大运！”

“机会都在梦里是不是？”

她呵呵一乐，装作娇嗔地给了我胸口一拳，但碍于她一直学不会如何才算作真正的娇嗔，这一拳差点送我上西天。我揉着胸口，庆幸自己逃过一劫。一个不正经，一个没正形，我和陈鸢喜这对好友做得可真是你溶于是我，我溶于你。

鸢喜发现我在岔开话题，马上就把都已经跑出二里地的话题又强行拽了回来：“我敢说，陛下对你有意思。”

我顿感紧张：“你什么意思啊？”

傅荆怀喜欢我？从哪里看出来的？真的还是假的？从何时开始的？正当我深思之际，鸢喜笑得前仰后合：“哈哈，你还当真了，笑死我了，小祺你照照镜子好吗？他后宫连一根鸟毛都没有，显然是喜欢男人啊。”

我一惊：“喜欢男人？”这还真是我第一回听到如此新鲜酥脆的八卦。

鸢喜摆摆手，示意我不要小题大做太过紧张：“就是说陛下好龙阳，有断袖之癖，所以近年女官才能当道，他为的就是不被英俊的年轻文臣左右他的判断……唉，有如此圣上，朝臣都无力了。”

“……我也无力了。”

鸢喜自我赞美道：“好在我常年在外固守城池，不然我这么帅一定很危险，啧啧。”

我提醒着她：“需要我提醒一下你是女人的事实吗？”

“哦对，我都快忘了自己是个女的了。”她一拍脑门，絮絮叨叨给我传道授业解惑，“你应该猜得到，这几年朝臣都不满他，但谁都不说，就等着晟王起事，推翻这个龙阳之徒，你看晟王多好啊，上得了朝堂，下得了战场，出得了边塞，进得了内帐，长得又帅气，那一双大长腿，看一眼我就晃神半年……”陈鸢喜不仅没有女人的矜持，连好色的程度都跟男人有一拼。她继续说：“而且他为人和善，又有勇有谋，晟王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帝王之相啊，反观当今圣上，唉，天天没个正形，我都替他愁。”

被一个从生下来就没正形的女武将批评没正形，我突然有点同情起傅荆

怀来。“内帐那个是怎么回事啊……拜托别在话语途中加黄段子行不？”我打了鸢喜一下，“我发现你在军营呆久了，说话真是越来越糙了，看看人家顾将军，同样出身军营，举手投足都是斯文贵气。”

“别跟我提他啊！我听到他名字我就上火。咱们还是继续聊聊陛下吧，我最爱探听高层的隐私了。”

我无奈道：“你这样妄论圣上也不怕我去学个舌吹个风什么的？”

“你是指枕旁风？哈哈哈哈哈你没那个实力！”陈鸢喜像听到了一个特别逗的笑话一样，笑得停不下来，“再者，你有实力也不会去做，因为我还不知道你么——你也希望晟王，能、做、皇、帝。”

她一字一顿把我的秘密托出，我紧张地连忙捂她的嘴：“好了，此话不宜多说，当心隔墙有耳。”

她扒开我的手，无所谓地继续嚼起花生：“不是我吹啊小祺，我走南闯北干仗掐架凭的是能耐，如果连一个偷听壁角的贼人我都感觉不到，那我可就别混了。”

我点点头：“知道你做，但还是要小心为妙。”

有时候，人就是不能太自大自满，这不，一个让陈鸢喜混不下去的人突然在我们身后一咳，我俩顿时一慌，瓜子花生洒了一地。那咳嗽声不仅告诉我们身后有人，而且还昭示了我们的话已经被一个很要命的人听了去。

是我先发的火，大骂奴才四贵：“怎么不提前通报？”鸢喜接着搭腔，也逮着另外一个奴才五福开骂，“真是不懂规矩，差点把你家大人吓疯！”

倒是顾常行事稳妥地对我们拱手：“真是抱歉，为避嫌，我走的是后门。”

还没等我说什么呢，鸢喜更为激动地训我的奴才：“怎么后门没人守啊，这怎么能行，你家大人如花似玉，被登徒子走后门轻薄去了可怎么是好！特别是被那种会点功夫且目中无人又害得别人降职的大烂人闯进来啦可怎么了得！”

四贵五福泪流满面。

陈鸢喜她什么都喜，就是不喜读书，从小就让教书先生们愁云上脑，但是

突然发现她能说出这么长一段复杂句式，还铿锵有力，逻辑缜密，有理有据，我简直要喜出望外。但她话中暗指的人就站在我们面前，我还不能表现得太过喜悦，我对顾常摊开手：“恒远兄，有失远迎，鸢喜心直口快，您不要和她计较，请上座。”

“客气。”顾常终于坐下了。

于是宴席开始，各式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甭管你见过没见过的，我都叫厨子给整了一遍。虽然席上总共才三个人，没办法，奢侈是奢侈，但架不住咱有钱！

顾常吃了几口就放下了筷子，我一愣，心想是不是饭菜不合口味正想叫人重换，就听见顾常对着我们这边飘飘然甩过一句话：“你一直盯着我，我怎么吃？”

我没盯着他啊？侧头一瞅陈鸢喜，我的亲娘啊，她眼眶要是再大点，眼珠子都能像离弦的箭一样射到顾常身上了（箭头淬了必死之毒）。鸢喜坐没坐相，感觉要瘫在桌子上了：“顾将军，既然你的出场方式这么刁钻，那我和棋缪的谈话，你应该偷听去不少吧？”

顾常回道：“看来陈副将不了解我，我不想听的话是进不了我的耳朵的。”

鸢喜毫不示弱道：“按顾将军这种说法，那不想看的人势必也入不了你的眼吧？那为什么我每一次打胜仗，别人都不说，偏偏你要上折子参我？你吃多撑得慌？还是爱我爱到不能行，眼里只有我啊？”

顾常一笑：“是指你带着你的小分队佯装军妓，结果去敌军营帐……取了敌军首级的那回仗？”

我整个人都精神了，忙侧头看向陈鸢喜，行啊她，竟还有为国献身的心。确定不是因为敌军首领长得帅吗？鸢喜从我的目光中看出了询问，但她只是惋惜地告诉我：“那是姐妹我离成功最近的一次。”

我问：“没成功是因为什么啊？”

“成功了，擒贼先擒王，仗打赢了，可是我被这孙子参了一本，”鸢喜的

手指指向对面，顾常正神色无常的品酒，“陛下扣了我一年的俸禄，我爹还罚我跪了一个月的祠堂。”

怪不得鸢喜讨厌他……

鸢喜又皱眉道：“你说你，参一次就行了，回回都参，我是挖了你家祖坟还是半夜夺了你贞操我怎么不知道啊？”

顾常又一笑：“哦。那是指你把我军最后的口粮全丢给敌方的饥民，然后把饥民都骗过来当人质，害敌方三千零八十名士兵因为顾忌家人的性命，而不听从将领的命令主动撤退三百里，结果你趁胜追击，带着饿肚子的士兵把对方打到千里之外的那回仗？”

鸢喜神色痛苦得给我翻译：“这次，陛下又扣了我一年的俸禄，我现在等于已经是自掏腰包给陛下白干了，小祺你说，我冤不冤啊，惹上这个孽障。”

我要拉拢顾常，所以不太适宜替鸢喜喊冤，我只能装傻充愣，用筷子调戏起花生米。陈鸢喜看我不做声，又对顾常发火：“你打好你的仗不行吗，你那么关注我是要死啊！”

顾常欣然道：“或者是指你命令全军疾行六天五夜，累死了八匹战马，非战争死亡三人，接着把正有出战意向但还没来得及急出城门的敌方直接打得城门都不敢出，结果对方受降后，你不但没下撤退命令还让所有士兵对着人家城墙根撒尿，你还站人家墙头对人家首领大喊‘再敢挑事儿，就打得你们连娘都认不得，呸！’的那回仗？”

顾常在军中多年，没有染上任何粗糙的恶习，从来不讲脏话，但是他一般都是用最斯文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屑和鄙视，将对方的自尊心分尸。陈鸢喜一口气没喘上来，一边拍着胸口给自己顺气，一边干尽一杯烧酒。

两人之间绝对有火焰，绝对的，我都能感觉到热度。

虽说鸢喜的战术确实有点不上道，但没办法啊，身为好友，我要是这个时候再不挺身而出为鸢喜说话，鸢喜可能真要和我断交了。我只能开口：“恒远兄，其实我觉得打仗的过程……是怎么样的不重要，只要最后是赢得了战争，